

司楠和李小菲认识的方式有些蹊跷。

宏伟大厦里入驻有三大公司。十五层是一家机械零件销售公司，那里的员工是清一色的男士。十四层是一家婴儿营养咨询公司，那里的员工是清一色的美女。看着公司里的员工们为了找称心的女友都拼命地往外跑，机械零售公司的老板有些担心；看着公司里的女士们都去外面找男友，婴儿营养咨询公司的老板也开始坐立不安。

舞曲起。那些陌生的男女们在舞池里优雅地旋转着。因为彼此陌生，所以也用陌生的方式聊着彼此的故事——这是两个公司老板特意安排的浪漫。

司楠扫描舞伴时，看见了坐在角落里抱一杯热饮取暖的她。

你好！能跳支舞吗？司楠身子往前倾，伸出了右手。

很抱歉，我今天不是来跳舞的，我只想看看，再说我也不会跳舞。女孩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。

这么火辣的身材，怎么会跳舞呢？来吧。司楠再一次发出邀请。

对不起，请另找舞伴吧。女孩显然有些不耐烦了。

司楠伸出的手只能无奈地放下。司楠的心里生出一些莫名的惆怅，他拿起桌上的扎啤干了个底儿朝天。

散场后，司楠无精打采地坐出租车回到了居住的小区门口。此时夜已深，路灯拉长了司楠孤单的影子。这些年虽然他在事业上步步高升，可情感方面没有任何进展，下班后的寂寞赶也赶不走。看电视、读报虽能给他的生活带来另一种温暖的气息，可当黑夜袭来时，他没有任何的护身符，他常常在黑夜吸烟，一根接一根。

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马路上？看到走在前面一瘸一拐的女子身影，司楠的第一个反应是佩服。他迅速跟了上去，不为别的，他只想看看这个能在黑夜独自行走的女子长着什么样的脸。

他用余光看了她一眼。这一看司楠就在原地站住了。是你啊，这么晚怎么一个人？司楠问。

鞋跟掉了，下了出租车鞋跟就和我过不去了。刚才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有心思跳舞。她抱歉地说。

走到9号楼时，司楠才想起来问：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你也在宏伟大厦？

李小菲，王菲的菲。她说。

再一次遇见李小菲是在一周后。那天一早，司楠要迟到了，他匆匆忙忙跑上公交车，与已经在车上的李小菲碰了个正着。李小菲还是那么青春可人的样子，穿着一身休闲装。她左手的无名指上缠着厚厚的医用纱布。

李小菲注意到司楠在盯着自己的手指，便腼腆地说，昨天做菜时不小心弄的。没有一句废话。

怎么，你不跟父母住一起吗？我

一直以为你家就是市市的。司楠的语气里充满了猜测。

当然不是，毕业后我就没回老家，留在了这里，婴儿营养和我所学的专业接近。这两年下来我已经习惯了……李小菲的话还没说完，她的声音就被公交车一阵急刹车发出的刺耳声淹没了。

看样子，你不会做菜，手脚有些笨哦。司楠说。他只是说说，并没有责怪的意思。在这样的大都市里，女人要和男人一样忙碌，所以不会做菜的女人们很容易被原谅。

是不大会，这两天才开始学。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刀工上，这是我的无名指第二次被宰了。李小菲的声音还是那么轻。

一个“宰”字把司楠给逗乐了。他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女孩有点意思。

电梯指示灯变成“14”的时候，李小菲走出了电梯，并给司楠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笑。想着刚才看到的被“宰”的无名指，司楠也忍不住笑了。

下班了。李小菲整理着办公桌，桌上的电话这时急促地响起来。

我是司楠，美女，没忘了我吧？电话那端传来熟悉的声音。

李小菲有些惊讶：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？这里可是有好几个分机用着同一个号码的。



文/照日格图 图/李崇武

哈哈，你忘了我们在同一座写字楼里上班吧？去传达室查一下就能找到了。怎么样，婴儿专家，能赏个脸去我那里吃顿饭吗？司楠的语速有些慢。

李小菲犹豫了一下，说，好吧，你在楼下等我，我马上下去。

李小菲来时，司楠已经拎着一瓶红酒在等她。

我想吃东北菜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做？她已经没有了初次见面的拘束。

等看到桌上的菜时，李小菲的喉咙好像被噎住了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桌子上摆得满满的，锅包肉、东瓜海米、地三鲜、松子方肉，还有一些她叫不出名的菜。虽然李小菲正在严格执行着减肥计划，但是看着一桌香喷喷的菜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开吃戒。

司楠不怎么吃，坐在一边看着半小时前还是淑女的小李菲狼吞虎咽的样子。他注意到她的无名指纤细地完成着每一项细微的动作。

手好啦？他关切地问，目光温柔。

我这个人容易受伤，但好得也快。

后来，李小菲经常去司楠那里吃东西，逐渐告别了与方便面相伴的日子。而司楠总是乐呵呵地跑进厨房完成他的又一个又一个杰作。但，他们谁也不提爱。爱，在节奏紧张的都市里是一个奢侈的字眼。现在他们能做的是照顾好彼此，在彼此的关心下开心地过好每一天。至于结婚、生子，那不过是远方的童话，如同天边的一棵树。

他天天叫她“无名指”。她也觉得无名指这个名字很适合她，安静、安宁，与世无争。她喜欢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。每天下班回来她都会有很大的满足感，因为一顿丰盛的晚餐。

可生活不会这样安静下去，终于有一天他们为一点琐事吵得天翻地覆。她哭着从他家里跑出来。一种幸福过后的苦涩在她心里旋转着。她给闺蜜打电话。闺蜜说，我们去迪厅玩吧，那里的刺激可以为你疗伤。

迪厅里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淹没了人们的心事和寂寞。她要了一打啤酒，她今天想喝醉。但是酒精还是不能麻木人们伤感的神经。几瓶过后她趴在桌子上呜呜大哭起来，闺蜜被她吓坏了，忙追问，你怎么了？

小菲不知道说什么。是的，那一段感情她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。一切来得太突然，又有些苍白。但一种倾诉欲望在狂欢曲中涌了出来。

无名指？闺蜜说，无名指是最没用的手指啊，你想想，大拇指能赞美别人，中指和食指能握笔，小拇指能掏耳洞，无名指能做什么？只是一个摆设罢了。

李小菲不再多说，她把桌上的啤酒喝了一瓶又一瓶。

原来在他心中我只是无名指，从迪厅出来时她笑了，泪却流了下来。

收到他的信息是在一周后：无名指，气消了吧？晚上来家里吃饭吧，我又学会了几道新菜，很好吃哦。后面是一个调皮的表情。

李小菲笑了笑，轻轻按了一下删除键。

可以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。

很快，同事给李小菲介绍了一个男朋友。那是个百分之百的成熟男人。面对李小菲，他总会伸出大拇指夸赞一番。她觉得这才是她想要的爱，她应该在这样的甜蜜中度过此生。

他们结婚了。李小菲没有通知司楠。

婚后，李小菲才知道那句话的含义：世界上有完美的爱情，没有完美的婚姻。丈夫有忙不完的事情，常常凌晨才回来。他打过来的电话总是这样一句话：老婆，我不回来了，你自己吃吧。

她懒得下楼，开始烧水泡面。吃着吃着她觉得不对劲，我怎么回到了以前单身的日子呢？那些个还没遇见司楠的日子。她吃了一大口方便面，想要把司楠和这些方便面一起咽进肚子里。

丈夫给李小菲买了一盒眼霜，是AMORE。他说有一些场合用得着这样的东西。

她打开包装，看了一眼说明书，前面的一行行专业的文字被她一带而过，最后的几行字死死地留在她的眼睛里：用完后，请用无名指按摩眼睛数次。

她突然想起了曾经叫她无名指的那个男人。原来无名指不是闺蜜说的那样无用，无名指是温柔的代名词。

李小菲想起了司楠的好。她突然想哭出来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那样做。因为身后有他，她的合法丈夫。

原来无名指是最温柔的爱，李小菲似乎懂得了什么，笑了，苦苦地。

约稿《言情》是爱情小说版，欢迎为本版投稿，写出你心中唯美的、凄美的、奇美的、壮美的爱情故事。要求原创、首发，3000字左右。三个月内不回复视为退稿。